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巴尔扎克评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巴尔扎克评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编
〔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 著
刘伦振 杜嘉葵 李忠玉译 刘伦振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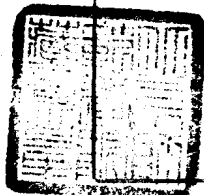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72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77269

巴尔扎克评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2插页 448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27 定价：2.10元

DC95/04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目 次

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评传》……郑克鲁(1)

关于巴尔扎克创作的研究问题(引言)……(9)

在走向现实主义方法的道路上

第一章 复辟时期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37)

第二章 早期长篇小说……(65)

第三章 七月革命前夜……(87)

现实主义的成就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巴尔扎克的社会
政治观……(117)

第五章 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五年巴尔扎克的文学
理论与创作……(177)

第六章 《驴皮记》……(203)

第七章 一八三二年的两部中篇小说……(227)

第八章 《欧也妮·葛朗台》……(252)

第九章 《高老头》……(283)

第十章 《高布赛克》……(311)

《人间喜剧》的创作方法

- 第十一章 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九年巴尔扎克
的世界观.....(325)
- 第十二章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
巴尔扎克的美学观与《人间喜剧》
问题.....(364)
- 第十三章 《古物陈列室》.....(423)
- 第十四章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445)
- 第十五章 《比哀兰德》.....(466)
- 第十六章 《幻灭》.....(479)
- 第十七章 《穷亲戚》.....(525)
- 第十八章 《农民》.....(562)
- 结束语.....(586)
- 译后记.....(591)

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 《巴尔扎克评传》

郑克鲁

一部作家评传怎样才算具有价值呢？我认为，它要提供较丰富的资料，对作家的某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做到了这三点，就能给一般读者提供知识，给文学工作者提供参考材料和启发思路，从而对评价这个作家作出贡献。

以这个标准来看，《巴尔扎克评传》是值得一读的。尤其这是评论巴尔扎克的一部著作，就更应充分估计它的成绩。

道路是显而易见的。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列而毫无愧色。他的作品卷帙浩繁，内容极其丰富，要全面而准确地加以分析并非易事。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问题是文学理论方面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加以阐明或提出新的见解又谈何容易。世界上评论巴尔扎克的著作多不胜数，但优秀的著作屈指可数，由此也可看出评论巴尔扎克的难度。二十世纪法国一些巴尔扎克研究专家显然感到这一点，他们的著作有的只截取巴尔扎克的某一段生平作为研究对象，如莫里斯·巴尔德什的《小说家巴尔扎克》只论述到《高老头》为止（诚然，只论述到1835年的创作还有其他原因）。有不少著作专门对巴尔扎克青年时期的作品进行研究。凡此种种，都说明研究巴尔扎克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任何取巧和滥竽充数的研究，读者是会一目了然的。

关于资料，《巴尔扎克评传》的优点是相当突出的。

其一，此书对历来的巴尔扎克评论作了一个言简意赅的阐述。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泰纳对巴尔扎克的卓有见识的论述，为科学地考察巴尔扎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泰纳认识到巴尔扎克对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充分肯定了巴尔扎克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缺点是错误地认为巴尔扎克出于自己的粗俗个性才对丑恶现象有特殊嗜好。接着，十九世纪末较重要的巴尔扎克研究家是布吕纳蒂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居荣、巴尔德什、比利、德国的库尔齐乌斯等是较著名的巴尔扎克研究家。他们在研究巴尔扎克的原稿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但他们的严重缺点是贬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认为巴尔扎克常常闭门写作，在虚幻中解释、吐露和显示自己内心的幻想，对描绘的现实持纯客观的态度，等等，企图以此说明巴尔扎克对社会生活和政党斗争漠不关心。对巴尔扎克的研究，直到一九三一年在苏联《文学遗产》上发表了恩格斯一八八八年给哈克奈斯的信以后，才有了一个根本的转折。在这封著名的信发表之前，苏联的一些巴尔扎克研究家，如柯根、弗里契、卢那察尔斯基、格里勃、列依佐夫等，已经注意从时代背景去研究巴尔扎克，并考虑到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问题，认为正是他的世界观的哲学深度决定了他描写的深度。但苏联早期的巴尔扎克研究家有庸俗社会学观点，例如简单地对待巴尔扎克的创作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更多地看到他的偏见，认为他是个蹩脚的历史家。恩格斯的信发表后，才纠正了这种错误观点，研究家们看到了巴尔扎克思想中民主主义的因素。但他们仍然忽视巴尔扎克的大量杂文，对现实给予巴尔扎克的影响也估计不足。直到五十年代，萨马林发表了《巴尔扎克与三十至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一文以后，才扭转了这个偏向。

上述这一研究巴尔扎克的史实情况，虽然远不是完全的，但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使我们多少有了关于西方和苏联研究巴尔扎克的概貌，从中看到巴尔扎克研究的发展情况。

其二，《巴尔扎克评传》对巴尔扎克青年时期的创作有一个详略恰当的介绍。从一八一九至一八二九年，巴尔扎克在文学上进行了道路曲折的探索。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由于艺术水平较低，并用笔名发表，所以在十九世纪不曾为批评家所重视。二十世纪的研究家对巴尔扎克的这一部分创作进行了重新发掘，从而发现，在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巴尔扎克的思想倾向以及他的《人间喜剧》的萌芽构想。巴尔扎克青年时期的创作活动确实是他的一生不可分割的部分。巴尔扎克这一时期写过十部小说，它们的内容我国读者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巴尔扎克评传》对这十部小说的分析介绍自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十部小说中，有三部（《法尔蒂尔纳》、《比拉格的养女》和《克洛蒂利达·吕西安》）描写封建时代，属于历史题材，其余七部（《斯泰妮》、《让·路易》、《阿尔坚的牧师》、《百岁老人》、《最后的仙女》、《海盗阿尔古》和《万·克洛尔》）写的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现实生活。这些小说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情人民和革命，艺术手法深受浪漫主义影响。它们的内容说明巴尔扎克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它在巴尔扎克的一生中始终起着作用。因为巴尔扎克虽然后来转向了正统派，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早年的观点，在自己的很多小说中几乎毫无保留地赞赏共和党人。

其三，作者在论述巴尔扎克的思想时，提供了巴尔扎克所写杂文的较丰富的引证。巴尔扎克是个对各种社会问题都有浓厚兴趣的作家，他曾对政治、经济等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发表过数量庞大的文章，总数达二、三百万字。这些文章是了解巴尔扎克

的思想必不可少的材料，而仅仅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去了解巴尔扎克的思想是显然不够的。例如，他在一八三〇年十月至一八三二年九月给《漫画》写了一百四十多篇论文和随笔，而《漫画》是左翼共和党人的机关刊物。但恰在此时，巴尔扎克参加了正统派。巴尔扎克写作随笔的情况对了解巴尔扎克此时的思想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鉴于我国对巴尔扎克杂文的翻译介绍并不多（似乎只有李健吾的译文），这本著作的引文和介绍无疑很有参考价值。

对巴尔扎克的思想 and 世界观的分析是这部著作的重要部分。正如上述，作者的论断建立在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作者对巴尔扎克思想发展的论述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复辟时期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三十年代初期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九年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在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巴尔扎克从一八一九到一八二四年处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但缺乏坚定性。他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制，认为革命尚未结束，对学生、群众的游行示威表示同情。然而他对资产阶级的权力集中感到不安，主张保留长子继承权这类倾向于贵族的法律措施。但他在《正直人的法典》中又对贵族进行猛烈抨击。二十年代末期，巴尔扎克这种反封建主义和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情绪以及同情人民的态度有所增强。从三十年代初期的文章看来，他明显地受到圣西门的影响：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向前发展的，提出改善人数最多的、最贫困阶级的命运。在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巴尔扎克继续反对封建等级制（《风雅生活论》），开初他对七月王朝是肯定的，随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对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满，认为金融资产阶级背叛了七月革命的宗旨。但巴尔扎克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同左翼共和党人有分歧。巴尔扎克在参加正统派时十分犹豫，而且他与正统派并不完全一致。巴尔扎克参加正统派是由于政治上的无知和不成熟，是从需要找到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的同盟

者这一点出发的；他以为贵族能充任这样的同盟者，不过贵族需要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乡村医生》等小说就描绘了他的这幅理想图景。他的设想同正统主义是不相容的，因而引起了正统派对巴尔扎克的冷漠。在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巴尔扎克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抨击了政府的对外政策，对金融资产阶级的不满日甚一日地加强，他改变了三十年代初期对资产阶级人物怀有崇敬的态度，认为资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在四十年代写作的小说里，正统主义虽有新的表现，但他又感到正统主义不可能实现，表示即使不能生活在君主专制下，也宁可挑选共和政体。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前夕的革命形势下，他的言论表明与正统主义的裂痕在加大。总之，在四十年代，他的正统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没有形成什么体系。相反，巴尔扎克越来越感到改革无济于事，群众起义和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他认为共和党是所有党派中最有魄力的，共和派同人民联合的力量无法制服。

通过这三个时期巴尔扎克思想的分析，作者较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巴尔扎克思想中反对金融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同情人民的思想是主导方面，而他的正统主义只是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的一种形式，并且在后期似有削弱的趋向。作者的叙述尽管还不完备，但脉络清楚，自成体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巴尔扎克评传》主要是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道路及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据作者称，苏联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缺陷。在论述巴尔扎克各个阶段的创作时，作者首先分析作家每一时期的思想和文艺观点，介绍时代背景；在具体分析作家的的重要作品时，作者着重阐述作家写作的题材的变化，写作手法的不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发展，以及提出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这些方面无疑是能给人以启发的。据作者看来，巴尔扎克在题材

上先从家庭入手，逐渐才向社会方面发展，内容也相应地从个别人物之间的争夺发展为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冲突，由描写个别人物发展到更详尽地描绘各社会阶层（如《幻灭》）。巴尔扎克的后期创作有的小说已不是描写一个中心主人公，例如《农民》。巴尔扎克感兴趣的已不是一个阶级内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是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不是情敌与丈夫之间的勾心斗角，而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利益势不两立。这就是巴尔扎克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的主要区别。巴尔扎克对现实的观察也有一个深入的过程。从《都尔的本堂神甫》起，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已越过对表面若隐若现的现象的描绘，深入到社会环境中去，力图揭示出决定局部事件进程的深刻的社会力量。在人物性格的描绘方面，从《欧也妮·葛朗台》起，巴尔扎克开始塑造变化发展的性格。在《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发展的性格描绘已达到成熟阶段。而在《幻灭》，塑造主人公的手法又有不同，与其说作家描写了吕西安的个人历史，不如说是描写了资产阶级办报人和记者的习性，描写他们活动的弊端。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成功有赖于他把世界看成一个运动和变化的过程，运用了历史发展的观点。作者还认为，在巴尔扎克的后期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成为人物形象最重要的特征，这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新发展。饶有趣味的是，作者介绍了一些企图模仿巴尔扎克的不入流作家，他们也描写家庭婚姻、财产争夺、法律诉讼等等巴尔扎克所擅长的题材，但他们的目光远远不及巴尔扎克锐利和深刻。他们并没有描绘这些社会现象的真正社会内容，揭示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本质，相反，却以庸俗的观点加以解释。两相比较，便可看出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

《巴尔扎克评传》尽管有上述的成功和可取的地方，但还存

在不足和缺陷。最明显的是，本书对作品的评论显得冗长拖沓。作者往往局限于作品内容的复述，未能更多地提供有助于深入分析作品的材料，也很少对作品内容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尤其是作者对巴尔扎克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八年的创作变化分析得不够透彻，变成了一部部作品的单篇评述。这一时期巴尔扎克的创作有很多变化，重要小说接二连三地问世，把这一时期当作一个创作阶段似乎不容易理清头绪。如果从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写出前言，给自己的创作来个总结作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或许更有利于对巴尔扎克的创作道路作出更细致的分析。

另外，作者的有些论点和用语看来不够准确。例如作者一再申明巴尔扎克在七月王朝时期是反资产阶级的。应该说，巴尔扎克主要反对的是金融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全体。作出这个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巴尔扎克不会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他代表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情在竞争中失败的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如赛夏·皮罗多和大卫），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揭露金融资产阶级和社会的黑暗现象。由于本书作者未能很好区别这一情况，所以他在论述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参加正统派时，就存在论点模糊和论述不够透彻的弱点。作者并没有强调，在七月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5页）。正统派乃是大地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它属于资产阶级集团，只不过带上更多的贵族色彩罢了。我们认为，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最后解释清楚巴尔扎克之思想和世界观的复杂矛盾现象。

在评论巴尔扎克的写作方法时，作者流露出贬低浪漫主义的倾向，认为巴尔扎克“克服”了浪漫主义手法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获得深入发展的表现之一。这一论点的错误有两个方面：一是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起来，一是否定了浪漫主义。其实，“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写作》）浪漫主义虽然不是巴尔扎克写作风格的主要方面，却构成了他的风格的一部分。巴尔扎克的作品直到后期仍然有离奇浪漫的成份，使他的小说具有色彩绚烂的特点，所以不能说他克服了浪漫主义，他的作品带有浪漫色彩就不好。这牵涉到对浪漫主义的评价。我们认为，不能把浪漫主义看成一种低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现实方面同现实主义手法并不相同，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奇伟瑰丽的想象、虚幻离奇的描绘去反映现实的本质，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就具有这个特点。贬低浪漫主义只能堵塞创作流派的发展，不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创作风格的丰富多采。

巴尔扎克的创作是一个宝藏，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我国对巴尔扎克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我们需要翻译介绍更多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也需要翻译介绍评论巴尔扎克的著作，以利于我们进行独立的、富有成效的巴尔扎克研究。此书的出版对此将是不无帮助的。

关于巴尔扎克创作的研究问题

引言

放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部论述巴尔扎克各个创作阶段的著作，除这个基本论题外，它还要详细分析巴尔扎克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有：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深度与真实性问题，这种现实主义与产生它的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的抨击与暴露的性质问题，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倾向性问题。

这些问题并非初次提出。关于巴尔扎克这位世界文学巨匠，人们已经写过数以千百计的文章。在法、俄、德、美、英及其它国家，都有关于他的论著。

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我们想确定一下：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文坛上的大量有关著作中所占的位置；我们还想明确说出，从这些巴尔扎克研究著作中，我们要接受什么，摒弃什么，我们的研究是在跟谁争论，它继承的又是些什么传统。

—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西方（法国及其它国家）的巴尔扎克研究工作所作的贡献。在这方面，伊波利特·泰纳^①起了重大作用。他在一八五八年发表的关于巴尔扎克的论著，结束了巴尔扎克同时代的批评界对巴尔扎克的轻视，同时为客观地、科学地研究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泰纳第一个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独特的、以

^①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文艺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学史》、《现代法国的起源》等书。

崭新的方法描写人的艺术家。他把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师”相提并论。泰纳赞叹巴尔扎克卓越的艺术客观性，赞叹作家善于“化入自己作品的人物”（见H·泰纳：《批判与历史的创新》^①。1914，巴黎，第9版，第27页）。在谈到巴尔扎克作品中那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无穷无尽”的说明时，泰纳为它们辩护说，巴尔扎克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裁剪师、装裱师、生理学家和公证人（第4页）。

如果说泰纳和他以后的布吕纳蒂埃^②以及另一些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研究家为巴尔扎克研究、为科学地考察巴尔扎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那么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法国学者也同样为对巴尔扎克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对巴尔扎克创作的研究中，他们不仅着眼于他的艺术作品本身，还着眼于巴尔扎克的许多随笔和论文、大量的文献（书信、评论）、事实、有关创作的日期和作家的生平，而且在这方面明显地超出了泰纳、布吕纳蒂埃、列·布列通的视野和博学，更不必说象法盖、别列索尔、贝尔托等这样一些巴尔扎克研究家了。

就象是给巴尔扎克致韩斯卡^③的四卷本书信集做补充似地，他的大部分来往信函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相继出版。其中有他致佩里奥拉斯中校的信件，他与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和纳卡尔医生的来往信函，他给朱尔玛·卡萝^④的信件，他与母亲和妹妹的来往信函。现在，巴尔扎克的第一部书信全集也问世了。他的未发表过的作品《斯泰妮》于一九三六年、《法尔蒂尔纳》和《德·维莎

① 原文为法语：《Nouveaux essais de critique et d'histoire》。

② 布吕纳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法国评论家、教授。

③ 韩斯卡：巴尔扎克夫人。巴尔扎克与她自1832年开始通信，1850年3月14日他们才结婚。

④ 朱尔玛·卡萝(1796—1889)：巴尔扎克的妹妹罗拉童年的女友。作家与她交谊甚深，常常同她交谈自己的文学构思，并且很珍视她的意见。巴尔扎克把小说《纽沁根银行》(1833)献给了朱尔玛·卡萝。

尔小姐》于一九五〇年相继出版，并附有详尽的注释。有人将巴尔扎克部分作品的各种不同稿本进行了比较（这首先指的是美国的巴尔扎克研究家——达尔甘及其学生们，以及克雷因和巴尔涅斯）。涉及巴尔扎克传记的许多复杂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的创作和世界观的某些方面，以及他的作品的某些观点也得到了阐明。

这方面，在阿尔里贡的著作《巴尔扎克的文学处女作》（1924）^①和《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年代》（1927）中，在阿诺托和维凯尔合著的《巴尔扎克的青年时代》（1923）中，在布捷龙笔下（参见他1921年的《巴尔扎克与德·贝尔尼夫人》^②一文和他有关《乡村医生》的文章），在布兰沙尔一九三一年写的关于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农村和农村居民的著作中，都包含许多珍贵的资料。在居荣论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巴尔德什论小说家巴尔扎克的著作里，以及在普里乌论二十年代的巴尔扎克的著作《在〈人间喜剧〉之前》^③（1936）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因为这三部书阐明了一系列与巴尔扎克早期创作有关的问题。比里所著的两卷本的巴尔扎克传记（1944），也包含着许多饶有兴趣的记载，是有关巴尔扎克生平资料的大汇编。

近十年来，法国的巴尔扎克研究家在研究巴尔扎克的原稿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们在葛朗尼书局出版的全集中发表了、并且还继续发表巴尔扎克许多作品的大量新的不同稿本和校勘稿，而且都是按照巴尔扎克的手稿和生前出版的版本刊印的。

值得指出的，还有发表在新杂志《巴尔扎克年鉴》（*L'Année Balzacienne*）上的许多有关巴尔扎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和一

-
- ① 本书作者在著作名称后加注年代时，不加“年”字，译文本此。又，通观全书，作者加注的年代，有时指的是出版年代，有时指的是创作年代，希读者注意。
- ② 德·贝尔尼夫人（1777—1836），巴尔扎克的第一个情人，她一直到死，始终是作家亲近而忠实的朋友。巴尔扎克把中篇小说《路易·朗培尔》（1832）献给她。
- ③ 原文为法语，*«Avant la Comédie humaine»*。